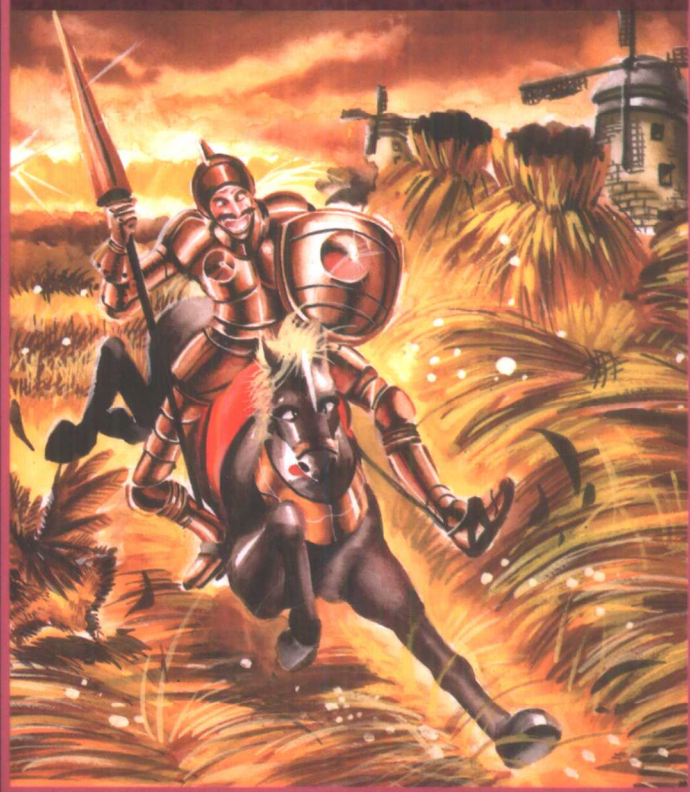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宝 库

唐·吉珂德

Tang Ji He De

·青少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 青少版 •

唐 · 吉诃德

原著：[西班牙] 塞万提斯

改写：钱立群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21056/12

唐·吉诃德——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丛书

绘画:李先芝 效果制作:汪 英

缩写:钱立群 责任编辑:赵琼艳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5.75

2001年3月第一版 2001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 000

ISBN 7-5322-2723-5/J·2602

定价:8.80元

前 言

《唐·吉诃德》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它的问世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结束了古老的骑士小说时代，为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奠定了基础。

唐·吉诃德是一个小乡绅，由于整天读骑士小说而入了迷，自己也模仿成古代骑士，穿戴着一套生了锈的破烂盔甲，骑着一匹瘦马，出外游侠冒险，干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唐·吉诃德干的事虽然荒唐可笑，但我们决不能简单地把唐·吉诃德理解为可笑的丑角，在他荒唐可笑的行动中，有着高尚的动机和崇高的理想。唐·吉诃德痛恨专横残暴，反对压迫，同情弱者，维护正义。唐·吉诃德和周围世界的冲突，实质上是崇高的理想和黑暗现实的冲突。

唐·吉诃德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矛盾的形象，他既有滑稽可笑的喜剧人物的特点，又是一个悲剧性的、可敬可爱的理想主义者的典型。唐·吉诃德形象的矛盾正是当时西班牙社会矛盾与时代精神的具体反映。

作者塞万提斯是一个穷医生的儿子，1547年出生在马德里附近。年轻时曾当过兵，在有名的雷邦

多战役中受了伤，左手从此落下残废。他虽然创作出了不朽的巨著《唐·吉诃德》，却一生潦倒。1616年，塞万提斯因病去世，葬在修道院的墓园里，连确切的墓址也无人知道。

编者

2000年5月

目 录

※————※

第一章 游侠骑士	1
第二章 封授仪式	3
第三章 初征	8
第四章 游侠侍从	13
第五章 与风车战斗	17
第六章 牧羊学士的葬礼	22
第七章 阁楼幽会	28

第八章 大力士神油	32
第九章 群羊大战	35
第十章 研布机与铜脸盆	39
第十一章 释放罪犯	44
第十二章 流浪汉	48
第十三章 给杜尔西娜娅的信	52
第十四章 卡迪钮的故事	56
第十五章 公主陛下	63
第十六章 倒霉的男孩	68
第十七章 多若泰的幸福	73
第十八章 出逃的故事	77
第十九章 兄弟俩	83
第二十章 驮鞍事件	89
第二十一章 唐·吉诃德着魔	92

第二十二章 牧羊人的悲剧	96
第二十三章 休养期间	101
第二十四章 传记	105
第二十五章 争论	108
第二十六章 杜尔西娜娅	113
第二十七章 树林里的骑士	120
第二十八章 米朗达	126
第二十九章 巴西琉的妙计	133
第三十章 傀儡戏	139
第三十一章 磨房	144
第三十二章 戏弄唐·吉诃德	149
第三十三章 总督桑丘	154
第三十四章 唐·吉诃德之死	160



第一章 游侠骑士

在西班牙一个叫台·拉·曼却的村子上，住着一位叫吉哈纳的绅士，50岁了，体格倒还强健。他身材高削，面目清瘦，喜欢打猎。像这一类绅士大多都有自己的长枪，有一面古老的盾牌，一匹瘦马及猎狗。虽说是绅士，吉哈纳的生活并不那么富裕。家里只有一个40多岁的管家婆，一个能下地除草、套马上街的小伙子。身边唯一的亲人就是一个不到20岁的外甥女。

这位绅士生活清闲，于是爱上了骑士小说，甚至到了手不释卷、废寝忘食的地步。别的人读小说，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消遣，对小说的情节、人物并不当真。而这位吉哈纳绅士却与众不同。他对骑士小说中的荒唐故事深信不疑，对小说中的骑士佩服得五体投地。渐渐地，他失去了理性，想入非非要去做个游侠骑士，披着盔甲、扛着长枪，漫游世界，而且还要按照小说里游侠骑士的生活准则，克服一切艰难和险阻，消灭一切邪恶和暴行，成就功业、名垂千古。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着手进行了一系列准备。他从老屋的角落里找到祖传的一套盔甲，这套盔甲锈迹斑



斑，而且没有面盔。于是他用硬纸做了一个面盔，装在顶盔上，看上去是一只完整的头盔了，可是用剑试剁了两下，面盔立刻就碎了，这位绅士心疼得差点没趴下，因为就这个纸面盔足足花去了他一个星期的时间。后来，他又用铁皮条做衬重新做了一个，便不敢再试验，就当它是坚固的面盔了。接下来他就给自己的坐骑取名。他想：主人是大名鼎鼎的骑士，没有出色的名字太委屈它了，一定得有一个响亮的名字跟它主人的地位相配。他一连两天苦思冥想，最终确定了叫“弩马难得”。“弩马”倒是名副其实，这匹马瘦得皮包骨头，蹄子上也布满裂纹，不过主人认为这是它的过去，现在它是一个游侠骑士的坐骑，当然应该是一匹稀世难得的好马，所以“弩马难得”这个名字再恰当不过了。乘着给马取名的东风，绅士又为自己——一个即将诞生的游侠骑士取了名。这可花了整整8天时间，到了第9天终于决定自称唐·吉诃德，鉴于以往英勇骑士把国名附加在姓上以示爱国的习惯，这位“唐·吉诃德”先生也决定把自己家乡的地名附加在姓上，于是这位骑士的全名就成了：唐·吉诃德·台·拉·曼却。

做游侠骑士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可是一想到红花绿叶，英雄美人之类的典故，这位唐·吉诃德先生便又感到有些美中不足，游侠骑士怎能没有意中人呢？让那些被征服者跪在意中人面前说：尊敬的小姐，奉鼎鼎大名的骑士唐·吉诃德之命，来此听候您的差遣。这是多么惬意的事啊！想到这些，唐·吉诃德简直有些飘飘然了。很快，意中人就定下来了。她是邻村的一位姑娘，唐·吉诃德曾经暗恋过她，而这位姑娘对此事却是毫无所知的；就是知道了，恐怕也不会把它当成一回事。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唐·吉诃德的热情，他给自己心上人取了一个带有贵妇意味的名字——杜尔西娜娅·台尔·托波索。



第二章 封授仪式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唐·吉诃德决定实现自己漫游世界的冒险计划。骑士的神圣职责叩击着他的心灵，只要想到要去扫除暴行、伸张正义、昭雪冤屈，便一刻也不能等待了。

在一个炎炎夏日的凌晨，唐·吉诃德瞒着家人、邻居，戴着自制的头盔，挎上盾牌，拿着长枪，骑上弩马难得，悄悄从院子后门出去，跑到了郊外。一切顺利，唐·吉诃德不禁心花怒放，英雄可有用武之地了！就在这春风得意的当儿，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差点让他调转马头，回到那单调沉闷的“城堡”。因为他突然想到自己是一个没有封授的骑士，按骑士规则，这就意味着自己没有资格和任何骑士交战。他真有点六神无主了。但是游侠骑士的疯狂已压倒一切，他打定主意，只要碰到个什么人就请他为自己封授，这在那些使人神魂颠倒的骑士小说里，也并非没有先例。想到这些，他那掉到井底的心，又被提了上来，放回到心窝。于是他一边念着骑士小说的精彩章节，一边信马而行，只希望能早点出现奇遇和险境。

这样漫无目标，走了几乎一整天，结果令他失望不已。没有碰到任何可施展拳脚的机会，人和马倒是精疲力竭，饿得要死。就在落日西沉、人困马乏的窘迫之时，他看见离大路不远有个客店，于是拍马就往那边赶了过去。倒不是找到了休憩之所，而是我们这位骑士大人的所思所见，已无一不是骑士小说中所描写的情境。就说这个普普通通的客栈吧，唐·吉诃德就把它当成了堡垒，以至快到门前他勒住马缰绳，为的是等待城门号角响起，传报骑士来临。可是等了半天没有动静，弩马难得急不可耐要往马房跑，因为它已闻到草料香了。主人只得随马向门口跑去。一进门就碰到两位女客，他就以为是两位美貌的小姐在城堡门口待命。他掀起用硬纸做成的面盔，对两个惊慌失措的女客说道：

“两位小姐且不用害怕，我唐·吉诃德恪守骑士之道，非礼莫行也。”

话语真是又斯文又和悦，但两位女客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下层女，听他这文绉绉的、不搭边际的言语，再看看他古里古怪的模样，忍不住大笑起来。正在这时，店主出来了，他是个性情平和的大胖子。他见到来客蒙着脸，配备的长枪、盾牌、盔甲、缰绳等又都不伦不类，差点也笑出声来。但他认为来客毕竟是有一整套兵器，他觉得还是小心为妙，于是忍住了笑，恭敬地说：

“先生，本店床位已满，其他东西倒还充足。”

唐·吉诃德却把店主当成堡垒的长官，引诗道：

“我的服装是甲冑，
我的休息是斗争，
我的床铺是硬石头，
我睡眠是长夜清醒。”

店主一听，不要床位，这还不好办吗，于是答道：

“请您下马吧！我这小店可保你整年不睡，不用说一夜了。”

他说着就上来扶唐·吉诃德下马。唐·吉诃德很吃力地下了马，因为从早到晚他滴水未沾。按照唐·吉诃德的吩咐，店主把马安顿到马房，两个女客则帮唐·吉诃德脱掉盔甲、护胸、护背。还好，那只仿造的头盔却怎么也脱不下来，扣住头盔的绿带子打的是死结，只有剪断才行。可唐·吉诃德死也不让，因此头盔就只好整夜扣在脑袋上，模样古怪至极。由于戴着头盔，拿了东西吃不到嘴里去，还得请别人帮忙，但只要不割断他头盔的带子，什么麻烦他都能忍受。现在惟一让他惦记的就是还没有封授骑士，没有骑士的称号而从事冒险是名不正、言不顺的。

好不容易吃完简陋而又麻烦的客饭，唐·吉诃德立即找到店主，把他叫到马房，关上门，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请求道：

“尊敬的先生，我是个游侠骑士，一心想周游世界，猎奇冒险，拯救苦难之人，以尽骑士本分，所以急着要个骑士头衔。我求您明天封授本人骑士名号，今晚我就在堡垒的小礼拜堂守夜，看护我的盔甲。”

店主是个狡猾的家伙，早就怀疑唐·吉诃德大脑有问题，有精神病。听了这番话，店主更相信了自己的判断，决计迎合他，借此逗笑取乐。于是就对唐·吉诃德说，他的理想很伟大，且相貌堂堂、风度文雅，是一个高贵的绅士，有这样的心理所当然，但自己的城堡里没有小礼拜堂，小礼拜堂已经拆掉，准备翻新，在堡垒的院子里看守盔甲，意义一样，明天一早就可举行封授仪式，到那时唐·吉诃德将成为全世界货真价实的骑士了。他还问唐·吉诃德带钱没有，唐·吉诃德说，一文钱也没带，游侠骑士的传记里没有读到骑士带钱，所以分文

未带。店主开导他说书上没写，也不等于骑士就不带钱，可以肯定书上写的游侠骑士其实个个都带着足够的盘缠，还有干净衬衣、软布、治伤油膏什么的。他还暗示唐·吉诃德，不带侍从的骑士很少，一些必需品都是侍从带着的。

唐·吉诃德心领神会，感谢店主的劝告，并听从店主的安排，到客店旁的一个大院里去看守盔甲。他把盔甲一件一件堆在井水槽里，自己挎着盾牌，端着长枪在四周来回巡行。店主则把这位客人有疯病的事告诉了店里的旅客。晚上，皓月当空，如同白昼，大家远远地看见唐·吉诃德专心致志地看守着那堆破烂盔甲，感到不可思议。深夜，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一个住店的骡夫要给骡子饮水，想把水槽上的盔甲挪开。唐·吉诃德见他跑过来，大声喝道：

“喂！莽撞的骑士！这副盔甲的主人是带剑骑士里最勇敢的，你敢来碰盔甲，就准备拿性命来赔偿吧。”

不幸的是，这个骡夫并没有把骑士的警告当回事，他拎起盔甲上的皮带，把盔甲扔出去几丈远。唐·吉诃德见了，两眼直愣愣对着苍天，心里想着自己的意中人杜尔西娜娅，自言自语：

“我的小姐啊！勇敢的骑士第一次受到屈辱，请不要吝惜您的保佑啊！”

他一面说，一面放下手上的盾牌，双手举起长枪，对准骡夫的脑袋，狠狠打下去，一下就把骡夫打昏在地。他把盔甲堆好，继续巡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骡夫，这回没等骡夫动手，就被唐·吉诃德一枪打中。客店里的人都闻声赶来，骡夫们看到同伴受伤，就在远处用石子向唐·吉诃德进攻。可唐·吉诃德坚守阵地，寸步不离，嘴里还大声叫骂，说骡夫们不仁不义，堡垒长官纵容他们也是混蛋，要是已封授骑士称号，决不轻饶他们。

这理直气壮的言辞让骡夫们害怕起来，店主也受够了这位骑士的胡闹，决定马上把那倒霉的骑士封号授予他，免得再出乱子。他先劝住了骡夫，让人抬走了伤员，然后对唐·吉诃德说，因为没有小礼拜堂，所以封授也就不讲究仪式。他告诉唐·吉诃德，封授仪式的关键在于用手掌拍一下颈窝，再用剑拍一下肩膀，在荒郊野地就可举行。至于看守盔甲的程序，有了就行，不在乎时间长短。唐·吉诃德信以为真发誓道：“那就请快封授吧！有谁再不识时务，胆敢冒犯，一定杀个片甲不留。当然，长官你关照的人可酌情饶恕。”

这位“堡垒长官”听了他的话，心惊肉跳，赶忙拿了本账簿，找了个男孩举着蜡烛跟着，还带上先前的两个女客，一起到唐·吉诃德面前。他让唐·吉诃德跪下，堡垒长官——也就是店主对着账簿念念有词。念了几分钟，又举手在唐·吉诃德的脖子上狠狠打了一掌，再用骑士自己的剑使劲拍了一下骑士的肩膀。两个女客强忍住笑，分别为骑士挂剑，套踢马刺。

仪式很快举行完毕，唐·吉诃德急不可待，立刻就要骑马出去猎奇冒险，店主巴不得他早点走，于是连住店费也不跟他算，就赶忙送他上路了。





第三章 初征

48

唐·吉诃德走出客店，天刚放亮。想到自己已是真正的骑士，得意非凡，决定先回家一趟，照店主说的，置办一些出门的必备用品，还得找个侍从。至于找谁，他已打定主意，就雇街坊的一个农夫，人很穷，又有孩子，但做骑士的侍从却很合适。

他正边走边盘算着，忽听右边树林传来阵阵哭声，不禁精神一振，自语道：

“感谢上帝，给我送来这一个尽我职责的良机。这喊声一准是有人要我去援救。”

说着就掉转马头，循声而前。进了树林没几步，就见橡树上拴着一匹母马，另一棵橡树上则绑着一个15岁大的孩子，孩子的上衣被剥去了，正在哭喊着：

“好主人啊，我对上帝发誓，下次一定改过，保证以后看羊多加小心。”

小孩的主人——一个粗壮的农夫正举着一条皮腰带死命地

抽打小孩。唐·吉诃德见状喝道：

“给我住手！你这骑士竟然虐待不能自卫的孩子！你骑上马，拿起长枪，我要好好地教训教训你。”

这个农夫原来也有一杆长枪倚在拴马的橡树上，忽然见到一个浑身披挂的人举枪在他头上挥舞，怕性命难保，忙停住手，小心解释道：

“绅士先生，这小子是我雇来看羊的佣人，看管着一群羊。但他心不在焉，每天丢一只，也许是不老实。现在反说我想借此赖掉他的工钱，这不是弥天大谎吗？”

唐·吉诃德道：“你这下流的东西，竟在我面前说这孩子撒谎，上天作证，我要用这支长枪戳你一个透明窟窿，快把工钱如数付给他，不然即刻要你的命。”

农夫只得解开绳子，放下了那个孩子。

唐·吉诃德问清了农夫共欠小孩9个月的工钱，总计63个瑞尔，就要农夫马上还钱。

农夫战战兢兢地说：“绅士先生，碰巧今天我没带钱，让安德瑞斯跟我回家去拿，我保证一个子儿也不少他的。”

那孩子却竭力反对：“到他家去吗？那就倒大霉了！背着人他还不活剥了我，说什么我也不会去的。”

唐·吉诃德道：“他不敢的，我的命令他必须照办。只要他凭自己封授的骑士称号起个誓，我就放他走，保证他把钱付给你。”

“尊敬的先生，您要明察，我主人不是骑士，更没有被授过骑士的封号，他是财主胡安·阿尔杜多。”

农夫却在一旁忙不迭地说：“安德瑞斯小兄弟，你跟我回去，我凭骑士的一切称号发誓，一定把钱付给你，不但分文不少，还可加点小费。”

